

○乡试三场

○大学曰：“国治而后天下平”。中庸曰：“君子笃恭而天下平”。孟子曰：“人人亲其亲，长其长而天下平”。又曰：“修其身而天下平”。天下平一也，所以致天下平有四者之不同，何欤？

大学言“国治而后天下平”者，循其序而言也。孟子言“修身而天下平”者，推其本而言也。曰“亲其亲，长其长，而天下平”者，即修身国治之事。中庸之言“笃恭而天下平”者，则圣人至德渊微之应，中庸之极功也。何以言之？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，家家之本在身。是故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是修身，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。而所施之序不能无先后焉。故循其序而言，则自身、而家、而国、而后及于天下。大学之言“国治而后天下平”是也。二书之言各有攸当，不可以二观之矣。况大学既历言身修家齐国治。而下文又总结之曰：“自天子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。则本曷尝不本于修身也哉？若夫孟子言“亲其亲，长其长，而天下平”者。盖亲长在人为甚迹，亲之长之为甚易，而道初不外是也。身之所以修者此也，家之所以齐者此也，国之所以治者亦此也。故在己而能亲其亲，长其长，则身修矣。一家而能亲其亲，长其长，则家齐矣。一国而各亲其亲，各长其长，则国治矣。推而达之，则天下莫不皆然。是则亲亲长长，即修身国治之事，而非修身国治之外，别有所谓“亲亲长长”也。此其为意，亦不异矣。

至若中庸言“君子笃恭而天下平”者，盖自学者为己谨独之事。推而言之，以驯致乎圣人，不显之盛。所谓君子者，指圣人而言也。笃恭者，圣人至德渊微，不显之妙也。圣人所过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与天地同流。是以绥之来，动之和，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，人但见其恭己无为，而天下自平矣。此中庸之极功，圣人之能事，岂初学之所能及哉。

虽然学者苟能从事于格物致知之功，诚意正心之学，以修其身，以齐其家，则治国平天下之道不外乎是矣。虽圣人之笃恭亦何以异哉。是故大学一书，以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为修身之要，而中庸复以戒惧谨独为下学立心之始。孟子于“尽心知性”之语亦拳拳焉，是或一道也。不然何以曰“曾子传之子思，子思传之孟子”。

○王懋昭大德，建中于民，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，垂裕后昆。

大臣告君以明德，而建中于天下，惟内外尽交养之功，则可传于后世矣。盖明德固在于建中，建中必由于礼义。礼义备而中道立，则天下后世岂有不被其泽者哉？昔者成汤伐夏而归，仲虺作书以告焉，谓王其勉明大德，立中道于天下，而所以明德建中必有其要也。外焉以义制事，则事得其宜；内焉以礼制心，则心得其正。内外合德而中道立，则非特可以建中于民，而传诸后世亦绰绰乎有余裕矣。

人君为天下万世之主，而化今传后之道孰有要于此哉？仲虺历举以告成汤，而特称王以启其听，其忠爱之意至矣甚矣。人君之化今传后，必在于明德建中，必由于礼义也何则？人君以一人之身，居万民之上，天下于此而取则焉，万世于此而仰赖焉，有如己德之不明，中道之不立，则无以为法于天下矣，又何以法于将来哉？此化今传后，必在于明德建中也。

虽然，德之所贵者中，而中非一定之可名者。苟徒知明德建中，而不知以礼义为务，则外而应事，内而存心，皆不得其正矣。中何自而立？德何自而明乎？此明德建中之所以必由于礼义也。

然则中者，明德之準的；礼义者，建中之妙用。而天下后世咸被其泽者，其明德建中之极致也欤？仲虺以是告汤，其深知此道矣。且仲虺告汤而特称“王”以致告焉者，所以耸动其听也。盖天下归往谓之王，成汤居夫王之尊，必当尽夫王之道，而况初革夏之政，治化维新之日，近而天下之所瞻依，远而万代之所恃赖。所以化今传后岂有他道哉？曰明德而已矣，建中而已矣。

德者，人心同得之理也，而鲜能明之；中者，事理当然之极也，而鲜能立之。懋之云者，勉勉而不怠之谓也。昭之谓者明，明而不昧之谓也。懋勉而无一息之或间；昭明而无一念之或昏，则德之有诸己者，信乎其明且大矣。既有以明诸己，必有以及乎民，是故不偏不倚之谓中。而建者，立之之谓也。植立于此，而人自化；表正于此，而影自随。君之德既无不中，则民之视效而取法焉者，亦无往而非中矣。人君之明德建中如此。然其所以明德建中者，岂在于他求哉？

义者，心之裁制。以义制事，则外之所应者，无过不及，而动无不中矣。非德之大用以行乎？礼者，理之节文。以礼制心，则内之所存者，不偏不倚，而静无不中矣。非德之全体以立乎？存乎中，所以应乎外；制其外，所以养其中。内外之合德如此，则岂特可为法于天下而已哉？将见亲贤乐利各得其所，不独当时之民蒙其休，而后世之远，亦得以蒙其泽矣；礼乐刑政，四达不悖。不独当世享其治，而后代之远亦有以仰其盛矣。

垂之云乎，敷遗而无疆之谓也；裕之云乎，充足而有余之谓也。非明德建中之

至，安能致是哉？大抵德者，人心同得之理，而虚灵不昧之理者也。中者，即其理之极。而礼义者，所以建此中者也。德而不中，则德非其德矣。中而不本于礼义，则执一以为中矣。中也，礼义也，其实一也。而人君之所以为法于天下后世者，何莫由斯道哉！抑尝论之，成汤以天锡智勇之资，加圣敬日跻之学，其于明德建中之功，礼义交修之道，盖已无不极其至矣。仲虺犹拳拳以是为告者，盖大臣爱君之深，忠君之至，惟恐君心之自足，而欲期望于无穷也。仲虺其贤矣乎。岂特仲虺之告汤为然哉。吾观中者，圣圣相传之心法也。前乎尧舜禹之“允执其中”者此也，后乎武王之“建其有极”者亦此也，前圣后圣其揆一也。此之谓欤。

论

○礼以安上治民

尝观易之大象有曰：上天下泽，履。君子以辨上下，定民志，然后知礼之为用大矣。夫自朝廷以至于天下，不可一日而无礼。天叙天秩，人之所共由也；三纲五常，万古之不易也。圣人知其然，是故因天地自然之理，立为当然之则，本之以恭敬，达之以威仪，莅之以端庄，而正之以名分。大而朝聘会同，小而冠婚乡饮，相见之有时，射飨之有节，宫室车舆之有其制，衣服饮食之殊其分，尊卑上下，秩然而不可踰等，威品秩粲然而不可紊。圣人岂故为是之繁文哉？诚以安上治民而已矣。

盖君上至尊，庶民至众也。尊者未易安，而今也优游九重之中，端拱无为之化，果何道而然哉？由礼以安之也；众者未易治，而今也各亲其亲，各长其长，林林总总各得其所，又果何以哉？由礼以治之也。措天下于泰山之安，跻黎庶于雍熙之治，礼之为用，不其大矣乎。

嗟夫，天高地下，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。圣人作礼，岂私意作为于其间哉？亦顺乎天理自然而已。是故齐庄恭敬，礼之本也；制度品节，礼之文也。无本不立，无文不行，而圣人其兼尽之矣。向使恭敬之不存，威仪之不备，临莅之不庄，名分之不正，无尊卑隆杀，无朝聘往来，无乡饮射飨、宫室舆马无其制，衣服饮食无其分，君臣上下而无等威，则天下荡然而无纪极矣。上欲安得乎？下欲治得乎？是故礼达而分定，分定而后君臣上下各得其所，礼之功用其大如此。圣人之治天下，舍礼其何以哉？

嗟夫，始诸隐微，具诸日用，本诸身而征诸庶民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放诸四海而无所不準，所守者至约，而所施者至博，其功用广太如此，治天下何可一日而无礼哉？记曰安上治民，此之谓也。

策

问：古之教者，莫先于六艺。而取人之法，亦莫切于六艺。故八岁入小学，则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，礼乐射御书数之文。而成周三岁大比，则大司徒以乡三物，教万民，而宾兴之三。曰六艺：礼乐射御书数。斯其所以造文武之才，而致治平之效者有由然矣。自今观之，既曰八岁入小学之事矣，而内则谓十岁学幼仪，十三学乐，成童学射御，二十而后学礼。则礼又为大学之事，何欤？又且不及于书，何欤？

抑五礼、六艺、五射、五御、六书、九数之详且明如是，疑非小学之所能尽，固当兼为大学之事欤？

孔子之教曰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。又曰：志道、据德、依仁、而后游于艺。又将为成德之事欤？

汉唐以来，往往以训诂为教，以诸科取人，其于六艺之学远矣。间或有书学、算学之目，而于礼乐射御之学又置而不讲，何欤？

天佑斯文，圣朝肇兴。治教之典，于学校则以六艺为教，于科目又以六艺为试士之规。士生斯时，何幸涵濡三代之教也。然欲使士之游于学校者，皆能究乎五礼、六艺、五射、五御、六书、九数之详，而宜于今日之实学，其道安在？三岁大比，必以六德、六行、为六艺之文，将欲考其实，其道何由？诸君子讲之有素矣，其悉著于篇。

尝谓三代而上，六艺之教行，而下多文武之才；三代而下，六艺之学废，而人才终愧于古。此论治教者之所当知也。然教人之法，在于酌古今之宜；取士之法，在于先德行之本。此又不可不知也。

嗟夫！六艺之学，其由来也尚矣，其废也亦久矣。寥寥千数百年，为上者，不知所以教；为下者，不知所以学。于是六艺之文，仅存于经耳。

洪惟圣朝创业之初，肇兴治教之典，立学校为育材之地，设科目为取士之方，一是皆以六艺为务。三代之隆，复见于今日，岂非天运之一新乎？执事发策秋闱，下询承学，讲求六艺之道，所以奉宣德意，而究乎古今之宜也。愚虽不敏，敢不悉以对。

夫古之教人亦多术矣，取人之途亦广矣。然其所以教之之具，取之之方，未有不由于六艺者。六艺者何？曰：礼也、乐也、射也、御也、书也、数也。六者皆日用之不可缺，而至理之所寓焉者也。唐虞以前遐哉邈矣。周监二代，郁郁乎文。

考之于经，若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，谓之五礼。

云门、咸池、大韶、大夏、大濩、大武，谓之六乐。

剡注、参连、白矢、井仪、襄尺，谓之五射。

鸣和鸾、逐水曲、舞交衢、过君表、逐禽左，谓之五御。

象形、会意、指事、假借、转注、谐声，谓之六书。

方田、粟布、衰分、少广、均输、商功、盈朒、方程、勾股，谓之九数。

六者，上之所以教，下之所以学者也。是故人生八岁，则自天子之胄子、众子，以至公卿大夫、元士之适子，与凡民俊秀，皆入小学，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，礼乐射御书数之文，则既有以习其文矣。

及夫十岁学幼仪、十三学乐、成童学射御、二十而后学礼，则又有以履其事也。习其文于小学之初，履其事于大学之日，非教人之莫先于六艺乎？

其取人之法，三岁大比。大司徒以乡三物，教万民而宾兴之。一曰六德：智仁圣义忠和；二曰六行：孝友睦婣任恤；三曰六艺：礼乐射御书数。斯岂非取人之莫切于六艺者乎？

夫其教人之具如此，取人之法又如此。是以当是之时，成人有德，小子有造，而人才之盛为何如也？

是故以言乎礼，则自洒扫应对，以至冠婚丧祭，莫不井乎其有条，秩乎其有序矣；

以言乎乐，则声音足以养其耳，采色足以养其目，歌咏足以养其性情，舞蹈足以养其血脉矣；

以言乎射，则内志正，外体直，持弓矢，审固而反己之道无愧也；

以言乎御，则不失其驰，“舍矢如破”，而诡遇之行无有也。

至于书、数，莫不各尽其道。则人才之盛信乎其不可及矣。人才盛于下，治效著于上，其致雍熙太和之盛，岂非有由然哉？

厥后，孔子之教门弟子，有曰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者，则大学终身所得之，难易浅深，而非小学之传授兼备也。由小学而至于大学，由大学而至于成德，何莫不由其六艺哉？

三代而降，汉唐迭兴，非不表章六经也，非不尊师重傅也，非不大召明儒而增广生员也。然而遭秦变古之后，所习者训诂而已矣。六艺之学，置而不讲，无有能作而兴之者。

故尝观之汉之取人，有贤良方正、直言极谏、孝弟力田等科，可谓善教。而六艺之学，固未讲也。

唐之取人有明经、有进士、有制举、有吏学、有律学、有书学、有算学，可谓详矣。而六艺之事犹未备也。上之取人既不出于六艺，则下之为学亦不出于六艺矣。是故下焉者狃于固，陋漫不知六艺为何物。上焉者务于高遠，又忽焉而

不之讲，此汉唐之所以为汉唐，而人才治效之不古若者，良以此也。薄汉唐而不居，追三代而比隆，其在我朝今日乎！

钦惟圣天子以神武定天下，以文德绥太平，当海宇混一之初，肇兴治教之典。于学校以六艺为教；于科目以六艺为试士之规。举百代之旷典而聿兴之，可谓大有为之君矣。士之生斯时，涵濡三代之教，亦何其幸欤？

窃尝论之：天下之事，有古有今，有本有文。狃于今而戾于古，不可也；合于古而不宜于今，可乎？有其本而无其文，不可也；习于文而不先于本，可乎？方今治定制礼，功成作乐，圣主论思于上，儒臣讲求于下，编礼乐之成书，立昌期之盛典，则今日之礼乐，固有参酌古今矣。

御则观其驰骤便捷；射则观其中数多寡；书则观其笔画端楷；筭则观其乘除明白。

是皆稽乎古而不泥乎古，用于今而实宜于今者也。可谓酌古今之宜矣。

学校之教人也，先之以孝悌、忠信、礼义、廉耻，而又继之以讲明经史焉；科目之取人也，先之以怀才抱德，文质得中，而又试之以经义论策焉。是今日教人取士者，亦非徒恃乎六艺之文，而有以深探乎德行之本也。今日之法，可谓尽善而尽美矣。然则士之游于学校，而究乎五礼、六乐、五射、五御、六书、九数之详，而宜于今日之实，其道岂不在此乎？

三岁大比，而以六德、六行，为六艺之本，而欲考其实，其道岂不由于此乎？虽然今日之法诚美矣、善矣，不可以有更矣。惟当执此之法，坚如金石；行此之令，信如四时；据此之公，无私如天地。持久以要其成，积习以待其熟。无狃于近功，无务于速化。优而游之，厌而饫之。则将见我朝之人才，即唐虞三代之人才；而我朝之治效，即唐虞三代之治效矣。愚也何幸身亲见之。

○会试三场文

○四书疑

孟子曰：“由尧舜至于汤，五百有余岁，若禹、皋陶则见而知之，若汤则闻而知之”。夫禹、皋陶、汤，于尧舜之道其所以见知，闻知者，可得而论欤？孟子又言“伊尹乐尧舜之道”，中庸言“仲尼祖述尧舜”。夫伊尹之乐，仲尼之祖述，其与见知闻知者抑有同异欤？请究其说。

尝谓尧舜之道，中而已矣。见而知之者，此道也。闻而知之者，亦此道也。乐之者，此道也。而述之者，亦此道也。道岂二乎哉？

孟子曰：“由尧舜至于汤，五百有余岁，若禹、皋陶则见而知之”。同时而同道也。若汤则闻而知之者，时不同而道同也。盖当时尧授舜，舜授禹，三圣人相授，而守一道。观其“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之妙，禹固受之。而皋陶之陈谏若“允迪厥德”，“身修思永”之类，异辞同旨。则皋陶之见知者，可得而论矣。成汤“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”，而“建中于民”，又与“精一”、“执中”之语吻合无间，则汤之闻知者，又可得而论矣。

夫见知者，本于同时。而闻知者，出于异代。此闻与见之所以分，而道则同一中也。又言“伊尹乐尧舜之道”者，本心之有德，而穷达同一致也。中庸言“祖述尧舜”者，道统之有在，而先后同一符也。

夫伊尹处于畎亩之中，而心乐尧舜之道。诵其诗，读其书，寔其理，器器自得，而卒能辅成商家之治，以尧舜其君。民则谓之“乐尧舜之道”，信乎其乐之矣。夫子有德无位，而不得行道于当时，遂乃垂教后世，删《诗》、定《书》、正《礼》《乐》，序《周易》、修《春秋》，为百王不易之大法，则谓之“祖述尧舜”，信乎其祖述之矣。

观夫伊尹之告君，一则曰“主善为师”，一则曰“协于克一”；夫子之教门弟子，一则曰“克己复礼”，一则曰“依乎中庸”。其与尧舜之“精一”“执中”者，宁有异乎？

然则伊尹、孔子之于尧舜，迹虽不同，而道无不同；时虽有异，而道无有异。又安有二哉？合而观之，皋陶之为臣，固不可与禹汤并称；而伊尹之任，亦不可与孔子之集大成例论，然其初不异也。故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。

经

○日宣三德，夙夜浚明有家，日严祗敬六德，亮采有邦，翁受敷施，九德咸事，俊乂在官，百僚师师、百工惟时，抚于五辰，庶绩其凝。

贤者勉于进德，而有以著治效于邦家；人君广于用贤，斯有以成治效于天下。盖家国天下，有大小之不同；而贤者之德，亦有多寡之异。人君之欲致治，安得不广用贤之道乎？

昔者，皋陶陈知人之谏于舜，谓乎九德之中有其三，而能日宣之者，则使之为大夫。而“夙夜浚明”，其有家之事；九德之中有其六，而又能“日严而祗敬”之者，则使之为诸侯，而亮采其有邦之政，随其德之高下，而称其职之大小如此。人君惟能合而受之，布而用之，则九德之人咸事其事。大而千人之俊，小而百人之义，皆在官。使百僚皆相师法，百工皆及时以趋事，莫不顺于为治，而治功无不成矣。

然则量能而任官，度德而定位，此所以下无遗才，而上无废事也欤？云云以此，其所谓九德者，非寛容而庄栗，柔顺而植立，谨愿而恭恪，有治才而畏敬者乎？又非驯扰而果毅，劲直而温和，简异而廉隅，刚健而笃实，强勇而好义者乎？皆成德之自然，非以彼济此之谓也。夫九德在人，岂能皆备哉？

有三德者焉，有六德者焉，特在人君用之何如尔。苟或贤而必求其备，则下无全才。不究其寔，则上多废事，如是而欲求治功之成，其可得乎？是故九德之中有其三，可以为贤矣，然未止此也。又能日日宣明而充广之，使其德之益以著，然后使之为大夫，则必能夙夜匪懈，而一家之事，其有不粲然而昭明者乎？九德之中有其六，又可为贤矣，然亦未止此也，又能日日严畏而祇敬之，使其德之益以勉，如是而使之为诸侯，则必能修政立事，而一国之治，其有不秩然而修举者乎？

德有多寡，而进修之实同，治有大小，而明亮之效一。谓之贤者勉于进德，而著治效于家邦者如此。夫进德者，羣贤之事，而用贤者，人君之道。用贤之道何如？必也翕合而受之，敷布而用之，有一德之可称者，则受其一德焉。有三德六德者，则受其三德六德焉。位必称其才，爵必称其德。固未尝责其全备，而亦未尝任乎匪人，如是则贤者之德，虽未必皆九德之全，而翕受敷施，自有以备九德之用，将见不独寛而栗者有其人，柔而立者亦有其人矣；不独直而温者称其任，而强而义者亦皆称其任矣。以天下之贤，任天下之治，下岂有遗才？而上岂有废事乎？是故才德之出乎千人者谓之俊，才德之出乎百人者谓之义。今也明明在朝，穆穆布列矣。百僚百工，皆谓百官。今也同寅協恭，而藹然德义之相师，趋事赴功，而翕然事功之毕举矣。贤才用于上，治效成于下，斯必然之理也。

是故时之春也，则布德施惠，所以顺木之辰，而春之绩成矣；时之夏也，则劳民劝农，所以顺火之辰，而夏之绩成矣；时之秋冬，则禁暴诛慢，谨盖藏，敛积聚，所以顺金水之辰，而秋冬之绩有不成者乎？木火金水，旺于四时，而土寄旺于四季。木火金水既治，则土在其中矣。谓之人君广于用贤，而成治效于天下者如此。然则合三德六德，以成九德之名；合一家一邦，以成天下之治。此贤者之有益于天下国家，而人君之为治，所以必广于用贤也欤？

由今观之：皋陶陈谟，以“知人”“安民”为一篇之纲领，“亦行有九德”，而下知人之事也。“天序有典”，而下安民之事也。知人者，安民之本。非知人而能安民者，未之有也。然九德者，观人之法，而“翕受敷施”一语，实用人之要也。皋陶之陈谟，何其深切而详尽也哉！

考之当时：命九官，咨十二牧，莫不得人以为官使，用贤之道，可谓广矣。野无遗贤，万邦咸宁，治效之成，可谓盛矣。然则皋陶之所陈，皆帝舜之所已行

，而犹丁宁若此者，圣贤不自满足之心也。治化在唐虞为盛，其有以夫。

论

○射礼

盖尝考于古人之射礼矣：可以明尊卑之分焉，可以辨贵贱之等焉，可以通上下之情焉，可以识贤否之辨焉，可以观德行之备焉，可以观威仪之节焉，可以观揖逊之容焉，可以见巧力之尽焉，可以见法制之详焉，可以审武备之修焉。有此十义者，此射礼之至也。

天子供虎侯、熊侯、豹侯；诸侯供熊侯，豹侯；卿大夫供麋侯；士布侯。此之谓尊卑之分。

天子之乐以驺虞为节；诸侯以狸首为节；卿大夫以采苹为节；士以采芣为节；此之谓贵贱之等。天子、诸侯射，则先行燕礼；卿大夫、士射，则先行乡饮酒礼。此之谓上下之情。

容体比于礼，节奏比于乐，而中多者，得与于祭；容体不比于礼，节奏不比于乐，而中少者，不得与于祭。数与于祭，而有赏；数不与于祭，而有罚。此之谓贤否之辨。

内志正，外体直，然后持弓矢。审固，然后可以言中。此之谓德行之备。

既张我弓，既挟我矢，周旋中规，折旋中矩，耦进拾发，雍容不迫，此之谓威仪之节。

三揖而至阶，三让而后升，射毕揖降，众耦皆降。胜者揖，而不胜者亦不骄，不胜者取觶立饮而不怨，此之谓揖让之容。

矢之发也，剡剡焉而去，曰剡注；前后相续，三矢叠中，曰叅；连射之贯革，鏃见于外，曰白矢；四矢俱发，状如井字，曰井仪；臣与君射，退立一尺，曰襄尺。此之谓巧力之尽。

画布曰征，栖皮曰鹄。凡侯之制，广与崇方，三分其广，而鹄居一焉。凡弓矢之制，强弱必均，设乏设中，靡不具备。司射司马，各有其人。此之谓法制之详。

自天子至于庶人，莫不习射，警戒之志，常存于中；宴安之情，不留于念。此之谓武备之修。

嗟夫！射居六艺之一。其为礼也备矣，其取义也宏矣。圣人制礼，岂故为是之繁文哉？其要在观人之德行而已。是故古之人始生，则以桑弧蓬矢，射天地四方，所以示男子之所有事也；八岁入小学，教之以六艺之文；十有五岁入大学，又教之以六艺之理，皆由此其选也。经曰：“侯以明之”，传曰：“射以观德”。其此之谓欤？

策

○问古昔帝王，继天出治，立经陈纪，为天下后世虑，至深且远也。唐虞之府事，成周之典法，其来尚矣。自是以下，萧何定律令，韩信申军法，张苍定章程，叔孙通立礼仪，而论者谓汉大纲正。唐魏征定新礼，祖孝孙奏雅乐，房玄龄修律令，李卫公明兵法，而论者谓唐万目举。其果有合于先王之道乎？

圣上奉天承运，混一天下。干戈载戢，纪纲既正，然犹日与二三大臣讲求政理，诏兴科第，博采羣言，诚二帝三皇之盛心也。今春闱较艺，请以立经、定纪之事，相与讲明之。夫礼乐治之本也，其创制可得而闻乎？政令治之具也，其立法可得而论乎？学校所以正俗也，家塾、党庠、术序、国学，何以臻其效乎？农桑所以养民也，限田均田，口分世业，何以定其制乎？设官所以莅政也，任法之与任人，孰为经国之远谋乎？取士所以任官也，选举之于资格，孰为铨曹之要法乎？盐铁国之大利也，何以除奸而去弊乎？漕运国之大计也，何以足国而裕民乎？国家惟求实效，不尚虚文，幸稽诸往古，验之当今，使言之必可见于行，而行之可为天下后世法。其悉心以对，毋有所隐。

尝谓有致治之道，有为治之法。

道者，历万世而无弊。法者，与道而两宜。道固不外乎法之中，而法亦未尝不囿于道之内。

洪惟皇朝创业之艰，盛心图治，惟求实效，不尚虚文。执事发策春闱，下询承学。讲求立经、陈纪之事，甚盛举也。夫既以实效求，岂敢以虚文应。谨稽诸往古，揆之当今以对。

窃惟执事之问为纲者一，为目者八。何谓纲？曰道是也。何谓目？曰礼乐、政令、学校、农桑、设官、取士、盐铁、漕运是也。纲举目张，道全德备，而治天下之术，无踰此也。何者？道之大，原出于天，而圣人修之以为法于天下。若礼乐、刑政、纲纪、法度，无往而非道之所在也。所谓敛之不盈方寸，散之弥满六合；所谓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义；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武。帝王之继天出治，所以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万世开太平，何莫由斯道哉！

故尝考之六府三事，载之《虞书》六典，八法具于《周礼》，此唐虞成周之所以立经、陈纪也。然有“都”、“俞”、“吁”、“咈”之气象，而后有修和序歌之成功；有《鬲豷》、《麟趾》之意，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。是岂非尧舜文武之道乎？六君之道一也。知尧舜之道，则知汤武之道矣。

汉高祖之有天下也，时则有若萧何、韩信、张苍叔、孙通之徒，定其律令，定

其军法，定其章程，制其礼仪，而汉之所以为治者，靡不具矣。

唐太宗之有天下也，则有魏征定新礼，祖孝孙奏雅乐，房元龄修律令，李卫公明兵法。而唐之所以为治者，靡有遗矣。

是虽未必合乎先王之道，亦未尝不本于先王之道也。先儒谓汉大纲正，唐万目举者，盖以汉之规模宏远，而唐之法令详密尔。然汉承秦后，而杂采秦仪；唐承隋后，而多仍隋制。则其道岂能如先王之纯？其法岂能如先王之备哉？

钦惟圣上奉天承运，混一区宇，纲纪法度之施，礼乐刑政之具，固已并乎其有条，秩乎其有序矣。犹日与二三大臣励精图治，讲求政理，而又诏兴科第，博采羣言。二帝三王之盛，无以加此。岂汉唐之可拟伦也哉？

夫天下之事，有古有今；立经陈纪，不在它求。在参酌乎古今而已。古者功成作乐，治定制礼，三千、三百之仪，五声、八音之节，一皆本之人心，合乎人声，是故可以事神人，可以通上下，诚出治之本也。后世经礼残缺，乐书不存，而古之礼乐难以尽考矣。今欲制礼作乐，则必稽之三礼之文，考之三雅之音。参酌而行之，依仿而用之，使合于古而宜于今，用于今而不悖于古。而又本之以敬，协之以律，严尊卑上下之分，审黄钟声气之元。则礼虽非先王之有，可以义起。而今之乐岂不犹古之乐乎？

古者政简而不烦，令严而不猛，所以防民欲，而齐民心，诚出治之具也。比者，有元之季，法度废弛，纲纪不振，固宜济之以严矣。今欲立为经久之法，则欲思乎《洪范》八政之孰先？文武弛张之何在？因时制宜，合乎中道，则政令其有不修举者乎？

古者家有塾，党有庠，术有序，国有学。人生八岁，则自天子之胄子，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，与凡民之俊秀，皆入小学。而教之洒扫应对之节，礼乐射御书数之文。十有五岁入大学，则教之以格物致知之功，穷理正心之道，此学校之所以兴，而风俗之所以正也。今欲臻其效，必重教官之选，严守令之责，崇礼让之文，行激劝之法。使民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，则学校其有不兴乎？

古者制民之产，百亩之田，一夫耕之，足以无饥。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足以无寒。至汉唐犹有均田、限田，口分、世业之制。是以民无甚富、甚贫之患。此农桑之所以有成，而民之所以得其养也。今田不可复井矣，口分、世业亦不必行矣。莫若行限田之制，以止兼并；重末作之令，以禁游惰；优畎亩之民，以劝务本。则民皆得自食其力，而不至甚富、甚贫，不均田之均田矣。其制岂不可定乎？

古者设官分职，“不惟其官，惟其人”。官有一定之法，而任人之意为多，所以为经国之远谋也。后世任法而不任人。所谓疑诸心，而信耳目；疑耳目，而信简书。简书愈明，而官方愈乱矣。今欲人法并任，莫若择贤明之正官，省闲

慢之簿书，夫官得其人，则法无不举。非其人，则法废矣。此必然之理也。簿书烦，则吏得以售其奸；簿书省，则官得以展其用。是则人法兼任，岂不可以为经国之远谋乎？

古者量能任官，度德定位。爵无不称其德，才无不称其位。故小才虽累月不害为小官，贤才虽未久不害为辅相，所以为铨曹之要法也。后世循资之格，不问贤愚，不辨才否，一以岁月为断，则贤者淹于下位，而不才者得以幸进矣。今朝廷清明，一扫前弊。往往不次铨擢，可谓得铨曹之要法矣。若夫选举之际，先德行而后文艺，明黜陟而让谬举，则何患取士之不得其人乎？

至若盐铁之制，虽起于汉，然国之大利不可废也。今铸山煮海，官自发卖，固无奸弊之可言。然欲久而无弊，必定其额，以为经久之常规。平其直，以通商贾之懋迁。则奸弊何由而生乎？

漕运之法，虽盛于唐，然国之大计不可不讲也。今夏秋两税，民自输纳，可谓利于国，而便于民矣。然奇零小户，远运为难。莫若立为定制，俾粮多者运赴京城，而粮少者就各府输纳。则上下便矣。国岂有不足，而民其有不裕者乎？

钦惟圣天子以二帝三王之心为心，以二帝三王之道为道。立经陈纪，为天下后世虑，至悉至是。命大臣策是数者为问，愚敢不悉心以对。第愚于往古之事不能周知，当今之务不能尽达。谨畧陈其梗概，以复明问之万一而已。执事于篇终又策之曰：“使言之必可见于行，而行之可为天下后世法”。是盖深体圣上之意而为是言也。然愚之所陈者，非特可见于行，而亦当今之所已行者也。其间行之未竟，守之未一，则在圣君贤相，举而行之尔。

虽然，为治必有其要，为治不知其要，不可以为治。所谓要者，执事之所谓实效是也。实者何？信而已矣。孔子曰：“主忠信”。又曰：“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”。《中庸》曰：“凡，为天下国家，有九经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一者何？曰诚也”。皆甚言为治之不可不实也。然则欲行先王之道，立纲陈纪，以为天下后世法，其不在于实乎？

抑愚又有说焉。立纲陈纪，故不外是数者。而正人心，厚风俗，尤为平日所当先务者也。夫人心不正，风俗不厚，终不可以言治。人心诚正，风俗诚厚，则廉让之节兴；礼逊之俗行，人人各亲其亲，各长其长。强不凌弱，众不暴寡，而天下自平矣。将见二帝三王之治，复在于今日。而汉唐有不足言矣。愚也何幸身亲见之。

○御试策

臣谨对。臣闻：古先帝王之治天下，莫不以敬天勤民为务，以明伦厚俗为急。

故汲汲于求贤者，凡以为此也。钦惟陛下进臣等于廷，策臣以古先帝王之务。臣愚昧，何所通晓？然叨奉大对，敢不竭心尽知，上答圣问之万一乎？谨俯伏以对。

臣伏读制策曰：盖谓古先帝王之观人，莫不“敷奏以言，明试以功”。汉之贤良，宋之制举，得人为盛。朕自临御以来，屡诏有司，搜罗贤俊。然而杰特犹若罕见。故又详延士大夫于廷，而亲策之，足以庶几于古先帝王之盛节焉，而臣有以见陛下求贤之切也。

臣闻言者，心之声也。人藏其心，不可测度。即其言之得失，而心之邪正可见。然言之匪难，而行之惟难。固有能言而行不逮者矣。是以古先帝王之观人，必“敷奏以言”而观其蕴，“明试以功”而考其成，然后有以得夫贤才之实焉。三代而后，若汉、若宋，其取人之法，有贤良、制举，是有得于“奏言”、“试功”之遗意。故在汉之时，若董仲舒天人三策，蔚为醇儒。而宋之诸儒，彷彿三代，尤为得人之盛，良以此也。

钦惟陛下以神武定区宇，以文德绥太平。屡降德音，广求贤俊。而又设科目，为取士之方。详延草茅之士，亲策于廷。陛下求贤之心，可谓切矣。将见必有杰特之士，出而为邦家之用。而臣则不足以及此也。

伏读制策曰：“历代之亲策，往往以敬天勤民为务。古先帝王之敬天勤民者，其孰可为法欤？所谓敬天者，果惟于圜丘祭祀之际，致其精一者为敬天欤？抑它有其道欤？所谓勤民者，宜必如自朝至于日昃，不遑暇食者矣。其所以不遑暇食者，果何为耶？岂勤于庶事之任耶？”臣有以见陛下深知为君之道，而后有此言也。

臣闻帝者莫盛于尧舜，王者莫盛于禹汤文武。稽之于经，若尧之“钦明文思”；舜之“温恭允塞”；“兢兢业业”而戒飭于时几；“同寅协恭”而懋勉于政事。此唐尧虞舜之敬天勤民者也。陛下能法尧舜，则陛下即尧舜矣。敬德以先天下，祇肃以“顾諟天之明命”，“克勤”、“克俭”而尽力乎沟洫，“昧爽”、“丕显”而子惠乎困穷，此夏禹商汤之敬天勤民者也。陛下能法禹汤，则陛下即禹汤矣。“小心翼翼”，而视民如伤，“敬事上帝”，而作民父母。此文武之敬天勤民者也。陛下能法文武，则陛下即文武矣。夫古先帝王之可为法者，孰有过于尧舜禹汤文武者乎？

臣闻天生民而立之君，使司而牧之。君，所以代天理民者也。古之帝王审知乎此，故位曰天位，职曰天职，禄曰天禄，民曰天民。无一事不本于天，亦无一事不存乎敬。敦典庸礼，君之所以为教也，而必推之天序、天秩焉，是敬天之心，见于施教者然也；命德讨罪，君之所以为政也，而必归之于天命、天讨焉，是敬天之心，形于施政者然也。一动一静，常若有天在前；一语一默，常若

有天在中。以至天工之不敢废，天职之不敢旷，何往而非敬天之事哉？

若夫圜丘郊祀之际，以致其精一，是特敬天之一事，固不专在于是也。制策谓“抑它有其道？”可谓深达敬天之道矣。非陛下敬天之至何以及此？臣闻民本有饥食渴饮之欲，不能以自治，必赖君有以养之；有秉彝好德之性，不能以自遂，必赖君有以教之。君人者，兼君师之任者也。是以古之帝王，审知乎此，既为之制其田里，教之树畜，使有以安其生。而设为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使民有以遂其性。如文王之“自朝至于日昃，不遑暇食”者，凡以此而已。故曰“即康功田功”。康功者，安民之功；而田功者，养民之功也。又曰“懷保小民”，曰“惠鲜鰥寡”。盖欲使天下之民，无一不得其安，无一不得其养而后已也。圣人之道一也。观文王“不遑暇食”如此，则尧舜禹汤周武之心，从可知矣。

臣闻人主能以一心总天下之万机，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众职。古帝王之勤民者，非事事而亲之，要在责成臣下而已。故曰“劳于求才，逸于任贤”，此之谓也。

钦惟陛下奉天承运，抚临亿兆，“严恭寅畏”，无顷刻不在于天；“宵衣旰食”，无顷刻不在于民。孜孜勉勉，励精图治之心，即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也。而制策犹以古先帝王之孰为可法为问，臣有以知陛下不自满足之心也。臣愿陛下常存此心而不已焉，则唐虞三代之盛岂能及哉？

臣伏读制策曰：“自昔而观，宜莫急于明伦厚俗。伦何由而可明？俗何由而可厚耶？三代而下，惟东汉之士俗，赵宋之伦理，差少疵议。果何道致然欤？盖必有可言者矣。宜著于篇，毋泛毋畧”。

臣闻自昔帝王之为治，莫急于明人伦，厚风俗。而人伦之所明，风俗之所厚者，皆由于崇学校，以兴教化而已。盖教化行而人心正，则伦理明而风俗厚，此必然之理也。唐虞三代无以议为矣。若东汉之士俗，赵宋之伦理，卓然于三代之后，岂无其道而致然哉？

臣闻汉光武初定天下，首访求山林遗逸之士；明帝尊师重傅，临雍拜老，宗戚子弟，莫不受学。是以养成一代人心风俗，皆知崇尚节义，耻于奔竞。此汉之士俗所以为美者，以有其教化也。

臣闻宋太祖即位之后，偃息兵革，崇尚文治，虽疆宇之广不及汉唐，而教化之美几及三代。当时人君无不学，而所用无非儒。是以天下翕然以道学为事。又有濂洛诸儒，出而接夫道统之传，以为学者之宗。斯宋之伦理所以为美者，亦以其有教化也。

方今上自皇都，下逮府州若县，亦既莫不有学。而陛下又躬行于上，日召儒臣，讲求治道。固已论之精，而行之当矣。制策称以“伦何由而可明，俗何由而

可厚”为问。臣以谓明伦、厚俗，惟在于崇学校，以兴教化也。臣愿陛下益重教官之选，严守令之责，使居学校者，果能如胡安定之教于苏湖；居府县者，果能为文翁之化于蜀郡。则人伦不患其不明，士俗不患其不厚，而唐虞三代之治，无以异矣。又岂汉宋之可拟伦也哉？臣愚，不足以奉大对。谨竭其一得之愚，惟陛下裁择。臣谨对。